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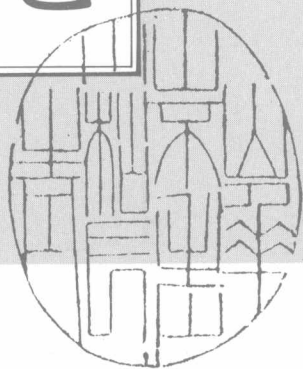
大屯 散記

◎戴華山 著



大屯 散記

◎戴華山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屯散記／戴華山著，——初版。——臺北市：開
今文化出版：知道總經銷，1993〔民82〕
面；公分。
ISBN 957-8730-24-1（平裝）

855

82004956

大屯散記

作 者：戴華山

發行人：冷遠孜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郵 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電 話：（02）9395450 FAX：9381823

電腦排版：上統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裝訂：佐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438號

出版日期：1993年7月初版一刷

定 價：180元

有著作權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戴華山

我唱平劇是票友，寫作也是客串，經常是「一日打漁，十天晒網」，每見吳東權兄、戚宜君兄的大作，像滾滾長江之浪，一篇又一篇推出，則羨慕不已。遠在唸高中時，我就向報紙投稿，多半是寫的散文，有一段時日，愛寫小詩，旅臺之初，還寫過一些小詩，後來，則僅寫散文，產量不多。

民國七十年九月，出版過一本「文苑小草」，那是我散文的處女「集」，由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該集蒐輯了旅臺期間的六十七篇作品，在大陸之習作不與焉。發行之後，雖也贏得一些師友的謬讚，但自知不登大雅之堂，光陰荏苒，屈指算來，那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近年，雖未斷寫作，依舊作品不多，在作品的風格與內涵上，都有些改變，「文苑小草」中的文章，正如書名，是短「小」（未必精悍），修辭上較鋒利尖刻，喜笑怒罵皆有，多屬於感性之語彙；內涵上，則以人生百態，某一單純之事或人，作為寫作之對象。近年之作品，因年事漸長，閱歷較多，深諳「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菜根譚」中語），因此，捨棄了當年的路向，遣字用詞，要較中正敦厚，平實無華；內容則涵蓋面較廣，較複雜、較深入、較多思想性的文章，因而偏向理性，幅度也較長。

本集所收，可分為五大類：

- 一、大屯風光：十七篇。
 - 二、春夢留痕：十七篇。
 - 三、生活感言：六篇。
 - 四、人物素描：五篇。
 - 五、悼念師友：六篇。
- 合計五十一篇。

近幾年，我三天兩頭爬大屯山，陸陸續續寫了不少有關的文章，而題目中除兩篇外，都嵌有「大屯」兩字，李超老每篇都看過，他對我說：「可以單獨出個集子。」十七篇文章，出本小冊子，可以；要出一本書，則顯得單薄。所以，我將其他四類的作品，一併納入，書名則採用「大屯風光」中之一篇的題目：「大屯散記」。或問：「大屯散記」因何成為我的「最愛」？在「我愛大屯」一文中有說明，讀者看了自然明白，此處不贅。

本書的文稿，「大屯風光」篇，全部是在青年副刊發表，其他四類，則分在中央、中華、臺灣、青年、諸日報副刊；榮光周刊，與「國魂」、「我們的家」、「青溪」、「倩」四月刊刊出，此處得感謝這些報刊的主編女士、先生，沒有他們的錯愛，本書絕不可能問世。此外，還得謝謝「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如非其主持人，願出版我這無藉藉文名的人底書，本書是何年月才能面世，不得而知。今年元旦，是我與內子陳眉之女史結婚三十周年，願將本書獻給與我同甘共苦、度過這麼漫長歲月的「她」。

民國八十二年蒲夏序於北投大屯小築

目錄



自序

大屯風光

大屯山上 3

三人行 8

大屯散記 13

大屯拾零 18

大屯獨行 22



我愛大屯 26

大屯山中衆生相 29

大屯即景 34

秋涼時節登大屯 39

從大屯到中正 44

春到大屯 50

大屯札記 55

大屯采風 60

夏之大屯 65

大屯雨中行 70

登大屯有感 74

登山與啤酒 77

春夢留痕

學書邇言 83

閑話閑章 87

青副與我 91

「國魂」與我 94



粉墨生涯憶往 99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105

青山一角樓 111

黑道日週三 116

南投一日遊 121

歐遊零縑 126

求醫記 136

名醫——「求醫記」另一章 143

捉賊記 146

話說我的蒐藏癖 149

隨緣、化緣、結緣、緣不了 156

藝壇化緣錄 166

丹青續緣 177

生活感言

退休者言：笑脫戲衫付他人 189

向前看、也要向後看 194

不要生氣！ 197



四自箴——我的人生哲學 201

「四自箴」激起的微瀾 208

趣譚校對 216

人物素描

九老合書畫於一紙 229

李超老 232

書壇逸士戴蘭邨 238

陳奇老 244

金石交懷舊 253

悼念師友

瑣憶崗上往事 敬悼一代偉人 263

閒雲野鶴一書家——敬悼王樸齋老師 266

十年祭：追念反共鬪士馬祥元 271

敬悼楊（焱）孟升兄 275

悼念印壇孤星褚孟石先生 281

思往事懷知友——敬悼郝志偉兄 289

大·屯·風·光

大屯山上

家住大屯山麓二、三十年，往昔偶爾在假日去爬大屯山，對它所知有限，自去年六月一日起，每晨五時，偕二、三好友去爬，所知漸多、所聞漸廣。愈接近它，就愈瞭解它：愈瞭解它，就愈愛它。幾乎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之感。因愛大屯山，我特地取一別號「大屯書隱」，因我在這兒教書三十幾年，加上又酷嗜書法，故用一「書」字，不敢奢望在我大歸後，我的學生尊稱我「大屯先生」，一笑。

有山必有廟，大屯山上，廟也不少。山麓處，有一安國寺，陳辭修故副總統太夫人墳墓在焉，墓樸實無華，有類辭修先生之風格，見者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循復興三路而上，不遠處，有一家廟「宮玄觀」，廟的匾額是「宮玄觀」，而其路標則是「觀玄宮」，初來者一時鬧不寧靜，我得打油詩一首：「宮玄觀來觀玄宮，觀宮兩兩不相同，一切若從假名看，宮即觀來觀即宮。」該觀有一寬廣之走廊，

雨天我們多在此運動一番，然後下山。觀前有古樹一株，似爲樟樹，主幹已枯腐，似一禿頭老者，巍然獨立，雖飽經風霜，樹鱗無存，但依舊偉岸挺拔，睥睨一切。奇怪的，其主幹已枯，在其根部，另生新枝，且枝葉繁茂，見者莫不稱奇。上蒼造物，常有令人不可思議處，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之理，於此可見。

再前，有一上清宮，本來也是小家廟，現在已改建成宮殿式的高樓，供老年人頤養天年靜修之用，謝絕參觀。宮外，小橋流水、花木扶疏、曲徑通幽、山鳥時鳴，儼然世外桃源，不少山友，喜來此地，惜宮門緊局，無處可避風雨，雨天不宜。宮之入口處，有一福德正神祠，即土地廟，有一寬敞有蓋的陽臺，不論晴雨，每晨都有一批阿公阿婆，在此隨著卡拉OK伴唱機，引吭高歌，都是閩南語歌曲，有時也唱日本歌，令人厭煩。

再前行約三百公尺左右，有一奇大之建築物，即吳氏宗祠，整個設計，像座花園，廳堂、亭閣、迴廊、通道之型式，一派古色古香，而多採用青石當建材，亦予人堅實之感。正廳上供吳氏列祖列宗之牌位，兩側有一楹聯：「八閩子弟裔；三讓帝王業。」下聯何所指，愧我涉獵不廣，不得而知。吳氏宗祠，佔地廣袤，建築宏偉，設計巧緻，可知所費不貲，吳家子弟，頗多殷實戶，可以想見，而大家樂意捐輸，慷慨解囊，建一家祠，亦可見我國傳統宗族思想之深植人心，對一

般公益事業，未必能如此熱心！

小六路公車的終站，是清天宮，雖是一小廟，卻香火鼎盛，由廟前備有一具瓦斯點香器，可以推知，廟中供的是臺灣的黑面媽祖（湄洲媽祖則爲粉面）。宮前有株古榕，蔭被約十方丈，環榕樹主幹砌有石橈，供人休憩乘涼。再往上爬，已非可行車之大路，而是石階小徑，路陡而險，夾道有茂密之竹林，竹葉清香，陣撲鼻，沁人肺腑。約二百公尺處，得一小廟，曰：三聖宮。內供儒、釋、道、三教之始祖孔子、佛陀、老君。儒家自己不認爲是一種宗教，但民間也有把孔子當神來奉祀的。三聖宮，三教都奉一事，可說明我國宗教之大同思想，不僅儒、釋、道，就是天主、基督、清真、黃帝教、一貫道等，我們也從不排斥，只要有神就信，有佛就拜。我國從來不曾有過宗教戰爭，可見我中華民族之包容性。

談完山上的廟，再談山上的人。有的人上山，主要目的是「溜畫眉」，有位李先生和另外二、三位先生，每晨都在一荒蕪之小花園溜畫眉，到時，把鳥籠往樹上一掛，一邊欣賞畫眉婉轉的叫聲，一邊在聊天，或做一些輕便的四肢運動，樂在其中。

有二位老先生，把空的寶特瓶，當作高爾夫球來打，後來又加了一位退役的老戰士，也跟在後面打，手杖打得寶特瓶噼啪作響，那自然不是悅耳的聲音，它

破壞了山上的那份寧靜，也干擾了山鳥美妙的歌聲，但這不失爲一種價廉的運動。

有幾位山友，歡喜在山中大喊大叫，有時一呼一應，加上山谷的回響，一時山中頗爲熱鬧。筆者有時獨行，也愛哼上幾段國劇，唸幾則引子與定場詩，以排遣岑寂，但從不放開嗓門，以免破壞山中可喜的靜穆。

我們管爬山叫「換氣」，臺北盆地空氣汙濁，如能常至山上換換氣，多多吸收帶氧的新鮮空氣，對身體絕對有益。燕當兄說，未爬山前鎮日頭腦昏昏沉沉，自爬山後，則思慮清明；慕禹兄也說，他從前老毛病便秘，不藥而癒；我則一年下來，減少了五公斤。有位老者每晨在山上練外丹功，風雨無阻，滿面紅光，健步如飛，看上去只六十許人，某天，請教他「高壽」，才知道他已八十六歲高齡。

三十年前，大屯山盛產人面蜘蛛，到處可見，可能因山上遍植果樹，常用農藥的緣故，人面蜘蛛，已難得一見，代之而起的，是青竹絲（俗名竹葉青），平均三兩天，總有一兩條青竹絲被山友打死在山道上，有時，也碰見活的蜿蜒游過，慕禹兄怕蛇，每次遇上都大「啊」一聲，疾走避開。如是我聞：日據時代，設有毒蛇血清研究機構，民國三十四年無條件投降後，把飼養之毒蛇，全都放入本山區，滋生至今，數目龐大，本山區成了有名的毒蛇區，山友爬大屯山，宜多加小心，千萬要帶手杖，以防萬一。

山道之兩旁，遍生咸豐草，據說是臺北市政府有計劃培植的。咸豐草是中藥之一，煎水內服可以消炎、降肝火，用之沐浴，可治皮膚病。有位劉姓山友告訴我，此草曾治好他小孩的盲腸炎，我未敢輕信，以爲以之治一般慢性病，或可一試，如盲腸炎之類急性病，萬一治不好，豈不誤了大事，不可率爾嘗試，千萬千萬！